

古板三國志演義 七

石崎文庫

923廿-3

1-7

新刻攷訂通俗演義三國志傳

七

新刊攷訂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七

劉玄德三顧諸亮

七卷八卷首尾共兩年事

建安十二年十一月徐庶回許昌操聽知命荀彧程昱迎接入見操禮畢操曰公乃高明遠見之士何屈身於備乎庶曰吾幼逃難托寄江湖偶至新野與術相會老母幸蒙慈念庶不勝愧感操曰令堂在此汝可盡人子之道吾以此待聽教誨庶謝回見母徐母見庶堂下拜驚問曰汝何至此庶曰近於新野從事皇叔偶得母書不願星夜至此母怒曰辱子飄蕩江湖三十年我將汝群儒學業日有進益何反不如初自幼讀書知此忠孝不兩全須失操欺君罔上之賊玄德仁義布於四方誰不仰之吾謂汝得其主今憑偽書不辭而來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直匹夫也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辱祖宗枉生於天地間庶伏階不敢仰視徐母入屏風後縊死於梁間庶知慌入救時氣絕不醒史官詩

賢哉徐母

德播中土

守節無虧

保家有補

教子義方

處身甘苦

氣若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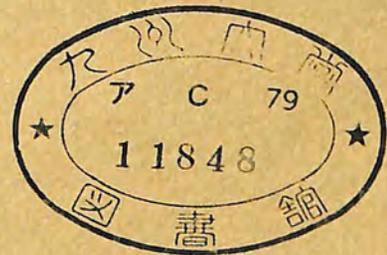
義衝肺腑

讚美豫州

毀凌魏武

不畏鼎鑊

何懼刀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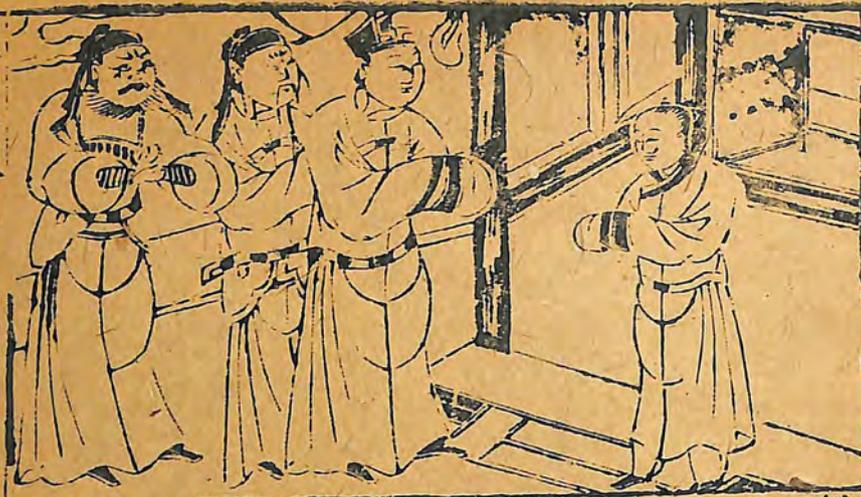


惟恐后嗣 死得無所 賢哉賢哉 名重萬古

庶哭死復甦操知親送木為棺柳厚塋許昌南原庶居喪操重賜之商議南征荀彧  
諫曰天寒未可動兵且待春暖可於冀州鑿彰池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  
水軍然後南征可為席捲操從其言玄德安排聘札欲往隆中謁孔明只見人報門  
外一人戴冠博帶道貌非俗特來相探備曰莫非孔明遂整衣冠出迎乃司馬徽備  
大喜請入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軍務雜急有失拜訪幸蒙光降不勝感幸徽曰  
近聞元直在此敬來一會備將庶婦根由說知徽曰此中操計吾聞徐母大賢雖被  
操囚安肯持書喚子此必詐書元直不去其母尚存元直去之母必死矣備問其故  
徽曰庶母貞烈之人羞見其子必死玄德問曰元直臨行薦孔明為師未知何處徽  
曰此人 崔州平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元直為友一處學業此四人各務  
精熟惟 獨觀大畧抱膝長笑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其志若何孔明  
笑而 可見其人之志備曰穎川多賢孔微曰昔張旭善觀天文見群星聚於穎  
川乃 人曰其地聚賢詩曰

靈槎轉 豐池寶劍新 將軍居北塞 天子出西秦 未到三臺輔

劉玄德三 曾為五老臣 今朝穎川客 誰識聚賢人



徽曰孔明居隆中號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  
量傍有閻公曰聞管仲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孔子稱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樂毅克齊而下七十餘城二人皆春秋功  
名蓋寰宇之士孔明自比豈不太過微曰孔明安比二人以  
吾觀之可比與周姜子牙漢張良衆皆愕然微相辭別便行  
玄德堅留不住微仰笑曰伏龍雖得其主未得其時言罷各  
辭而去玄德嘆曰真隱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往隆中來遠  
望山畔數人耕鋤於田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 陸地如碁局 世人黑白分 往來擔榮辱  
榮者多匆匆 辱者多碌碌 南陽有隱君 高卧睡不足  
玄德聞言勒馬問農夫曰此歌誰作田夫曰此歌卧龍先生  
所作玄德曰卧龍先生居何處田夫又曰此山高崗乃卧龍  
岡疎林內茅廬中即先生居處玄德遙望卧龍崗果然清景

顧諸葛亮

萬言三目云  
異常後人道卧龍居處作古風一篇云

襄陽城西二十里 一帶高崗映流水 高崗曲曲壓雲根 流水潺湲飛石髓

勢若困龍天上蟠 形如丹鳳松陰裡 柴門半掩閉茅廬 中有高人睡未起

脩行交加列翠屏 四時籬落野花聲 床頭堆積舊書卷 座上往來無白丁

扣戶蒼猿時獻菓 守門老鶴夜聽經 囊裡名琴藏古錦 壁懸寶劍掛七星

廬中先生獨幽雅 閑來親自勸耕稼 專待春雷驚夢回 一聲長笑分天下

玄德來到親扣柴門 童子出問備曰豫州牧劉備來拜訪先生童子曰早出不知

何去備曰幾時歸童子曰或二五日或十日備惆悵不已關公曰不如回再來未晚

備囑童子曰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專拜行不數里忽見一人戴道遙巾青衣道袍杖

藜從山僻小路出來玄德曰此卧龍先生在下馬前施禮曰先生莫非卧龍其人曰

吾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備曰久聞先生大名席地權坐二人坐于石上關張待

立於傍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備曰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求孔明安邦

定國之策州平曰公以定亂為主但恨不明治亂之道備問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

曰將軍不信聽訴一語自古以來治極生亂上如

寒暄連來之理治不可無亂而入為治如寒盡則暖上盡則寒四時相傳自高祖除

秦之亂而入治至哀平之世來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位漢主而入亂光武中只

於東都大漢天下由亂入治光武至今二百年民安以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於亂

方今禍亂之始未可求定將軍欲見孔明以幹扶天地俎馭乾坤恐不易為玄德曰

深蒙先生高論不知孔明居何處州平曰吾亦尋他未見玄德曰請先生同到新野

若何州平曰山野之人無意功名容后且會長揖而去關公曰州平之言若何玄德

曰此隱者之言聖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理固是

爭奈漢室將危社稷分崩庶民倒懸之急安得不持亂扶危關公曰此言正是屈原

雖知懷王不明猶捨力而諫為宗族故玄德曰雲長知我心回新野數日時值隆冬

玄德使卒回報孔明在庄玄德大喜即行張飛曰量一村夫何消哥上自去使人喚

來便了備叱曰豈不聞孟子云有景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非招不往今見賢不以其道是猶欲入而閉之

門孔明世之大美豈可召乎遂上馬來謁孔明

玄德風雪謁孔明

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天色嚴寒朔風冷烈紛上下雲玄德聞張前赴隆中來訪孔明張飛曰豈宜訪此無益之人回以避風雪玄德曰冒雪而來孔明見我懇懇之意如兄弟怕冷先回飛曰死且不怕何怕冷乎恐哥上空勞神思宜將近茅廬忽見路傍酒店一人作歌玄德勸馬酒旗下聽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左波亂揆石橋壯士未能伸  
慶施三百六十道風雅遂典文王親入百諸侯不期會老龍百舟涉孟津牧野一  
戰血漂杵歌朝設策誅紂君又是不見高祖奮跡起草中長揖一告隆惟公高談大  
霸驚人耳塗雲濯足何賢逢入關馳騁誇誰辨指麾衆將如搏蓬東下齊滅七十  
二更有何人堪繼跡一人功結開如此至今誰肯論英雄

又有一人擎棹而歌曰

吾皇提劍濟寰海一定強秦四百載桓靈業火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竊青蛇飛  
下御座傍又見妖虹降上堂盜賊四方如蜂蚁奸雄萬里皆 鷹揚吾齊大笑空  
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儘自安何須萬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備曰此是卧龍下馬入店見二人對飲

先生其人問曰將軍尋卧龍何幹玄德說求先生問濟世安民之術其人曰吾卧龍  
友也吾乃廣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皆隱居于此玄德大喜曰敢與二公同往卧龍  
庄上共語廣元曰吾等皆是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玄德辭二隱上上  
馬投卧龍崗來庄門外下馬玄德曰先生在庄否童子言在堂上觀書玄德道童子  
入到草堂見一人抱膝而歌曰

快翺翔於萬里兮無主不棲吾困守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耕於龍畝兮以待天時  
聊寄傲於琴書兮吟咏乎詩逢明君於一朝兮更有何怪憂在綸於天下兮開創  
磁基救生靈於塗炭兮到處平夷立功名於金石兮一袖而歸

備 劉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元直指引迺到山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雪而來  
得拜尊顏幸甚為萬幸其人答曰將軍莫非劉皇叔欲尋卧龍乃一家兄大家兄諸葛  
瑾見在江東孫權處為幕賓一家兄諸葛亮與弟葛肅耕於此某乃孔明之弟諸葛均  
備問曰卧龍先生何去均曰往州平邀去二日備曰邀去何為均曰或駕小舟遊江  
湖或訪僧道採名山或尋朋友於山寺或樂琴棋於洞府往來莫測不知去向玄德  
曰備如此緣分淺薄兩次不遇嗟吁不已諸葛均留待茶張飛曰既先生不在請哥

玄德庄上



見諸葛均

哥上馬備曰吾聞令兄熟讀詩書善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飛怒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疾不如早回德曰汝豈不知春秋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留備曰令兄先生鶴駕遠歸數日之後備又當至借紙筆留書上表表謝懇懇之意書曰漢左將軍豫州牧劉備拜書置大德宏才高智廣風盤四座備久懷願見之心何者候今兩番躬拜仙庄不遇空回快上不已切念劉備漢朝忠裔居皇叔淵堂典郡之階朕係將軍之列伏觀朝廷離亂綱紀所張當群雄亂國之時惡黨欺君之日備心日為憂惶肝膽尋烈仰聞先生仁慈惻隱忠義慨然有呂望之才能子房之效畧乞救天下生靈為念早賜高尚之志為輔弼使斯世斯民復見漢室之興則萬幸也謹書以陳衷曲再容他日齋戒沐浴以求拜於尊顏希勿棄卻

昔馬元通典均拜送而列玄德上馬忽見一童子拍手叫曰

先生來也備見一人暖帽遮頭狐裘披體坐騎一驢青衣小童背一書箱口念梁父吟曰

一夜北風寒 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 改盡山川舊 仰面觀太虛

想是玉龍蟠 紛紛鱗甲飛 頃刻遍宇宙 白髮老衰翁 盛感皇天佑

玄德聞知此必卧龍下馬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專候久矣那人下驢作揖諸葛均曰此乃兄之岳翁名黃承彥玄德曰遠聞誦詩極妙何人所作承彥曰老夫在

女媧家記得這一篇偶見雪邊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老夫在

來看女婿當吾一女黃頭黑面不堪相配孔明欣然娶之時人笑為之諺曰莫學孔

明擇得黃承彥醜女玄德聞言同關張辭別承彥上馬而歸嘆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遇空回憶感傷 凍冷溪橋山路滑 寒冲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 撲面紛紛柳絮狂 回首停鞭遥望處 欄銀堆滿卧龍崗

定三分諸葛出茅廬

建安十三年正月玄德一次不遇孔明再往南陽去請諸葛閉張諫曰兄往兩次相謁其礼大過想此人外有虛名內無實學故托辭不見古人有云無以貴下賤無以

衆下寡兄何惑斯人之甚玄德曰汝讀春秋豈不聞齊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桓公乃諸侯欲見野人一日三往而不得見直至五還方得一見其面何況吾見孔明羽曰如此敬賢如文王謁太公張飛曰哥哥差矣俺兄弟二人縱橫天下武藝不如誰何故將村夫為大賢之敬今番弟替哥哥去請如不來只用一條麻索縛來備叱曰豈不聞周文王為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去渭水謁姜子牙子牙把釣不顧文王文王侍立于後日斜又不退子牙纔與交談乃成周天下八百年汝今番休去找與雲長去請張飛曰既兄親往我何放心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三人同至隆中正遇諸葛均飄然而來玄德下馬問曰令兄在在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將軍請進自別山路而去玄德曰今番得見先生童子開門備曰有勞仙童轉報先生劉備專來請見童子曰師父在家草堂晝夜未醒玄德在外分付關張玄德隨步入見孔明仰卧於草堂玄德侍立階下張飛怒與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人高卧不起我去庄後放火驚他起來雲長止住孔明方醒忽又睡着了玄德又立一個時辰忽見先生

口念詩曰

大夢誰先覺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遲暉

童子告曰劉皇叔在此多時孔明忙入後堂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飄然如神仙儀拜曰漢室鄙胃涿郡愚夫久聞大名如雷灌耳昨嘗兩造仙庄已留賤名於文允未審覽否亮答曰南陽曰夫累蒙將軍車駕光顧下情不勝感激見將軍有愛民憂國之心恨亮年幼才疎不堪治政有悞下問備曰司馬德操之言元直之語豈謬言乎望先生不棄見教亮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耕夫安可以談天下事乎二公差奔將軍捨美玉而就碩石此乃悞矣之德曰自古聖賢學成文武之業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謂孝矣救民於水火之中致君於堯舜之道乃為忠也世人望先生久矣倘愚鹵無為得賜扶持實為萬幸亮笑曰將軍慨然欲問愚論當盡剖露願聞其志玄德令退左右起席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亮曰今操以擁百萬之衆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有江東已歷三代國險民富賢良為用此可與援而不可畜也荆州北拒漢江南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之國天府之地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識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

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外結東吳內脩政事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孔明言罷  
令童子將畫一軸掛於正堂此五十四州蓋願請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得天  
時東讓孫權占得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取西川建國以成鼎足之  
勢然後中原可圖玄德謝曰先生之言雖在茅廬便備撥雲仰面以見青天但恨荆  
州劉表益州劉璋二人皆漢室宗親吾不忍奪之亮曰吾觀星象劉表不久在人世  
劉璋非立業之人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孔明未出茅廬便知三分天下  
此古人所不及詩曰

壤愛南陽美丈夫

願將弱主整匡扶

片言妙論三分定

一席高談自古無

先取荊州為帝業

後吞巴蜀建皇都

要知鼎足為形勢

須向茅廬指畫看

玄德謝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同往新野興仁義之兵共救天下百姓亮曰亮久  
樂耕鋤不能奉尊命玄德泣告如先生不肯匡救生靈漢天下休矣亮曰將軍不棄  
愚效犬馬之勞玄德喚關張入拜獻上金帛禮物亮堅辭不受備曰非聘大賢之禮  
但表備寸心亮方受劉備共在庄上宿一宵次日孔明乃同出茅廬時建安十三年  
月曹先生詩曰

葛亮

世上英雄百戰無

孔明方此樂耕鋤

蜀主親自垂三顧

爭得先生出草廬  
次日孔明囑弟吾受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勿  
得荒蕪田畝若得成功即當回祖以樂天年均拜領若後人  
詩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

功成不忘去時言

只回先生叮嚀後

星夜秋風五丈原

玄德與孔明同回新野食同几卧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  
亮曰操冀州作玄武池教水軍必有下江南之意可密令人  
渡江探虛實容作籌畧玄德依允而行

孫權跨江破黃祖

建安三年孫策死拗住江東曹操對為對虜將軍承父兄基  
業廣納夫良重用謀士開設賓館于吳會令張紘接待諸賓  
又得文臣爰後闞澤薛宗程秉陸積張温駱統死統又得武

顧出茅廬



將呂蒙陸遜徐盛潘璋丁奉連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往江東令孫權入朝為官以隨聖駕權未決入見母商議張昭曰追赴許昌操鎖諸侯之法如之休令恐操與兵江東勢必危矣瑜曰非也昔楚國初分封疆不納百里既用美鮪廣土開境遂扼荆州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眾兵精糧廣何懼之有若操率兵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商暴亂彼自若不暇焉能害人權母曰公瑾之言是汝與伯符同年我視汝如子汝以兄事之勿追子為質自此操有下江之意正在北方征賊未嘗有暇建安八年十一月權引舟師西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大敗權驍騎將軍凌操輕舟殺入夏口被甘寧一箭射死凌操子統統忿力救護父屍而還權見遂回軍建安九年十二月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為人性急醉後鞭撻將士丹陽都督妣覽部丞戴負二人常有殺翊之心未得其便覽見孫權行黃祖與翊從人邊洪商議時諸縣令皆果丹陽公集翊作宴待之妻徐氏極聰明顏色美麗卜卦吉凶有念言今日不可合客翊不昨大會至晚席散空手送客邊洪帶刀隨至後門砍死孫翊妣覽戴負拿往邊洪碎剛子市二人將翊家資待妾均分覽見余夫美說謀刀入曰吾與女長九女言不從即死徐氏曰夫死未冷時

至期年祭夫除服即典成親覽容之徐氏暗喚心腹將孫高傳與二人入府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故不避羞而告知今妣覽戴負二人同謀天主歸罪於邊洪將家資均分妣覽又欲污妾七詐許之以安其心托二人私地報知吳侯以徐二賊孫高二人聞知泣答曰吾感府君大恩願以死報府君之恩徐氏令二將藏于幃幙內徐氏堂上祭哭除服已畢妣覽使人觀之回報甚喜徐氏令婢妾接入請覽飲酒覽飲半酣徐氏迎于密室孫傳二將持刀將覽殺死遂請戴負首級祭夫哭哀不已孫權竟知星夜至傳擒而殺之徐氏復穿孝服就將妣覽戴負首級祭夫哭哀不已孫權竟知星夜至丹陽徐氏將根由訴知遂對孫高傳與為午門將令守丹陽徐氏婦家養老江東老小稱徐氏之德史官詩曰

即又俱全守此身 報冤斬賊詐相親 三分多少英雄將 不及東吳一婦人

孫拜周瑜為大都督建安十二年十月權母吳夫人病危權入問安吳夫人喚周瑜張昭曰我本吳地人幼亡父母弟吳景徙居錢塘聘嫁孫空王四子長子孫策時夢月入懷後生次子孫權又夢日入懷令人卜之言夢日月入懷大貴不幸孫策早喪權接位吾今病危勿使江東有失吾死無憂江夏黃祖有累世之冤不可不報又

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待之切不可慢吾妹在堂如同我也汝若不聽吾死九  
泉不相見矣言訖而崩權哭不已厚葬訖時建安十三年孫權商議破黃祖張昭曰  
見君母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權疑未決北平都尉呂  
蒙入見權曰某把秋秋水口忽見江夏黃祖手下驍將甘寧字興霸乃臨江人頗通  
書史少年為渠帥聚中弓弩身披重鎧腰帶銅鈴縱橫江湖人聽鈴聲皆避之年  
少壯猛英雄勇士八百餘人作伴江中劫掠左右皆披錦綉時人稱為錦帆賊所到  
之處俱要接待遂回心引車去投劉表見表無為欲投江東被黃祖在夏口軍不得  
過乃扁黃祖以待其薄後將軍破祖時祖大敗却得甘寧力救祖到夏口今經數年  
都督蘇飛見祖累荐甘寧祖曰寧是劫江之賊不可重用飛知其意置酒邀甘寧到  
家曰薦數次奈何主將不用宜自遠去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由飛曰吾保汝那縣  
長為去就之計甘寧得過夏口欲投江東去見呂蒙上說求士如渴安記旧仇况並  
各為其主又何恨焉遂折箭為誓以保之寧帶數百人渡江投見孫權大喜曰吾得  
吳霸足破黃祖豈有記恨之禮願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兵杙日危曹操彌矯終為  
吳成有利之也山陵形更江川流通誠大國之西勢寧已覩劉表既慮不遠兒子文

劣非能產業傳甚至尊官守爵之若遲緩而操必為矣先取黃祖祖令民皆尊寧  
往其勢必破漸高已蜀權聞人喜曰此乃金石之論使周瑜領兵進攻黃祖張昭曰  
不可吾國空虛恐必有亂甘寧應曰國家以蕭何之任君君居守而憂亂何以希慕  
古今構大喜令周瑜為都督呂蒙為先鋒重襲甘寧為副將權自領兵十萬破黃祖  
祖知今蘇飛為主將陳統鄧尤為先鋒各引大隊朦朧截住馮口各說弓弩千餘張  
并大練縛繫定水面上東吳兵至數百小舟鳴鼓前進朦朧上鼓响弓齊發兵不敢  
進約退數里水面甘寧與董衣白事已至此不容不進蹙小舡百餘每船軍士五十  
人各披金甲銅刀在前不避弓石直至艤船傍以砍斷大纜朦朧遂開甘寧飛上砍死  
鄧尤陳統棄舡而走呂蒙看見跳下小舟自舉檣桿直入舡隊甘寧二將放火燒舡  
黃祖大敗四散而走陳統急走上岸被呂蒙破死吳將各要爭功一齊上岸蘇飛被  
潘璋捉見孫權怒曰汝殺吾父兄之賊乃剛猶輕將檻車盛之待捉黃祖回江東祭  
父星夜攻夏口東吳眺將見寧成功各自忿向前來捉黃祖

諸葛遺計救劉琦

黃祖見江中勢敗棄了江夏望荆州而走只有百十騎出東門甘寧料黃祖走荆州

諸將西門等候甘寧獨離東門十里等侯攔路祖告曰我不曾輕視汝汝何反吾寧  
此曰吾從汝數年多負勤勞建功立績汝以常人相待吾肯容汝黃祖回馬便走只  
見程普殺出寧恐普成功慌拈弓搭箭射黃祖陸馬趕至梟首與程普兵合一處同  
入江夏來見孫權上歔髮擲之數次將回東吳祭父以竹匣盛貯重賞二軍張昭曰  
孤誠不可守劉表必來與祖報仇坐而待之必取劉表表敗乘勢攻之荆襄可得權  
聞其言上江夏軍兵下船而回蘇飛在船內使叫甘寧曰蘇飛望將軍重救寧曰  
飛若不言吾却忘了去見吳侯權欲將飛與祖頭祭父寧扣頭拜伏權問其故寧哭  
告曰寧先無蘇飛則死溝壑安得存命於將軍麾下今飛之罪理當移戮望將軍重  
憐殺之頭納職名以贖飛罪權曰今為君免倘去柰何寧曰飛得免分裂之死深受  
更生之賜何況自走若飛但去寧將首級於堦下待死權放之次日宴賞功臣酒勸  
呂蒙曰今老賊已滅乃卿先斬陳詭之功加呂蒙橫衝中即將賞將已畢只見凌統  
曰甘寧射死父欲要報仇拔劍筵間大哭殺甘寧上取刀迎之權起身勸曰吳霸射  
死汝父此為主不容不為今日既在一主便是兄弟何必記仇万事看吾面凌統泣  
曰統自幼隨父事主恨不得肝膽塗地以報之今遇殺父之仇安得不報權與眾官

諸葛亮遺



計救劉琦

力勸權加凌統為勇烈都尉撥軍五千戰船百隻使甘寧領  
去鎮守夏口東吳分兵連路把守江岸孫權自引大軍守柴  
桑郡今九江府周瑜去鄱陽湖教習水軍以防江北之勢細  
作人探回新野報知玄德孫權破黃祖根由忽劉表使人請  
玄德問孔明此行若何孔明曰此是江東破黃祖故請主公  
商議必要報仇之策吾與主公同去荆州九郡沃野万里用  
武之地已在掌中矣玄德留關公守新野帶張飛引五百兵  
往荆州玄德與孔明曰今見景升當以何對亮曰先謝喪主  
之罪若令主公征討江東功不可應允只言容去新野收拾  
軍馬來荆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拜見  
劉表玄德請罪於堦下表曰吾已知資弟被害之事欲斬蔡  
瑁眾人勸免玄德曰非蔡瑁之事皆以下人所為再不必言  
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喪師今特請資弟共議玄德曰黃祖  
性暴不能用人以致有失今若欲南征曹操北來當復何如

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吾死之後汝為荊州之主備曰第安敢當此重任孔明曰景升以荊州付主公何卻之備曰感景升厚恩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忽報劉琦公子未見玄德哭拜于地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在旦夕望叔父可憐救之玄德曰放心無事自有計處琦謝而去玄德至五更推辭腹痛不起使孔明去見公子禮畢請入後堂茶罷琦告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暗思恐有泄漏便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何故相棄請入密室共飲數盃之後琦曰某有二古書請先生教之孔明曰見在何處琦引孔明登後閣觀之琦泣拜曰非為觀書繼母不容請先生活命累求自安之策先生又不見教恐他日漏泄此間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教之孔明辭曰諫不可以間親新不可改舊欲得全身遠害今夜當思之琦曰繼母不容先生不教是絕路也願死於君前掣劍自刎孔明止曰已有良策琦拜曰請教之孔明曰豈不聞春秋時晉獻公先妻生二子長曰申生次曰重耳妻喪後寵愛驪姬姬亦生一子姬常譖諛於公欲殺二子賢孝不忍誅之姬設計當春日暖姬與申生同遊後園私令獻公於高樓簾內觀之姬以蜜塗衣髮上群蜂聞香爭相撲之姬令太子代趕蜂去獻公樓上望見只疑子戲母心恨之姬又詐言先君設祭令二子往祭祭罷欲分食祭物左右曰祭母之物不可自食宜先奉上申生使人送之姬將毒置於中以供獻公姬奏曰食自外來不可便食先與犬食犬果先死獻公大怒賜朝餼太子死重耳驚慌逃竄外邦一十九年方免其難復為晉文公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公子何不效重耳江夏黃祖斬亡缺人守犯何不上言屯軍江夏而避其禍琦拜謝史官詩曰

荊州兄弟苦相猜

諸葛三緘口不開

已使片言能救命

至今尤有玉梯臺

劉琦取梯送孔明歸館驛以告玄德備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表請玄德共謀備曰江夏一郡非親人不可守使琦去守極好東西之事父子當之南北之事備頭理之表曰近聞操作玄武池以教水軍有南征之心弟宜防之備曰弟久知之勿復憂慮拜辭回新野令琦領二萬軍去守江夏

諸葛亮博望燒屯

建安十三年六月操在許昌罷三公之階為丞相以毛玠為東魯魯椽崔琰為西魯椽司馬朗子司馬懿操命之學椽並典選齊之事商議南征夏侯惇曰聞劉備在新野

拜請葛亮為軍師每日練兵必為後患可早為之操令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為副將領兵十萬殺奔新野荀彧曰劉備不可輕敵兼得亮為輔將此去必須仔細惇曰吾觀劉備若猶鼠到必擒之徐庶曰將軍不可輕視劉備得孔明如虎插翅操曰孔明何人庶答曰孔明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熟諳音韻畧有鬼神不測之機非尋常之輩操曰此公若何庶曰其乃螢火之光他如皓月庶安能比惇曰元直之言謬吾看亮如芥草何足懼哉此輩若不生擒劉備葛亮捷獻首級操曰軍中無戲言惇曰願立軍令伏操曰汝早報回書以慰吾心惇忿怒登程玄德得孔明甚敬雲長翼德心中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學文兄敬之太過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有水頭諸君莫言孔明謂玄德曰公度劉表比操若何備曰不及孔明又曰公比操若何玄德曰誠不如孔明曰既皆不及公之眾不過數人以此待敵操兵一至當何迎戰玄德曰吾深慮未得其計亮曰可召新民三千餘人每日教以陣法一進一退不失其節忽報夏侯惇引兵十萬殺來備請亮商議孔明曰但恐二弟不依令行欲亮行兵願借劍印備付劍印孔明聚將聽令曰博望坡離此九十里左有山名豫山右有地名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引一千軍安林埋伏看南面火起便殺出博望城舊屯糧處縱

火掩之關平劉封各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兩邊相候初更兵至便可放火去樊城取子龍為前部只要輸不要贏把兵馬迤邐退後主公自引一軍於中救援聽令而行張飛問孔明曰吾等百里外埋伏你在何處亮曰我只守縣張飛笑曰見其智矣我每去廝殺你便坐守我不去孔明曰劍印在此逆令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央勝千里之外兄弟不可逆令張飛雲長曰我二人且去看他計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子龍引軍依計而行孔明曰今日引軍去博望坡下屯住來日敵軍黃昏必到看坡下火起為號主公便引軍回殺天明罷兵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孫乾備慶喜侯賀夏侯惇于禁李典與兵到博望一半精兵作前隊餘在後隨糧草車行是夜秋七月南風徐起曹兵至博望坡人馬擺開陣勢傳令于禁李典押後親自出馬陣前與夏侯蘭韓浩十數騎兩勢擺開惇曰吾笑徐庶在丞相前誇諸葛村夫為上人今觀他用兵可見以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當敵如驅羊與虎聞吾在丞相前說活捉諸葛劉備今應前言星夜趕到新野吾之頭也遂自縱馬向前打話子龍當先出馬惇罵曰劉備忘恩負義之賊你等事他如孤魂隨鬼子龍曰你等事曹鼠賊也夏侯惇與子龍戰不數合子龍敗走夏侯惇趕來眾軍先



敗夏侯惇

退北軍殺至子龍押後當抵約走十餘里子龍又戰數合而走韓浩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只如此吾何懼哉趕到博望一聲鼓响玄德軍出接應夏侯惇回顧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今晚不奪新野誓不回兵催車前進玄德子龍望後便退天色昏昏又無月色夏侯惇只顧趕前敗兵各自認隊伍而去于禁李典趕上窄狹處見兩邊都是蘆葦于禁兜住馬對夏侯惇曰都督欺敵此必有失惇曰我看敵軍甚不足惧于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防火攻惇曰文則之言是却欲回軍只聽得背後喊聲望見一孤火光着隨後兩邊蘆葦中又着四百八方火勢齊起狂風大作人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背後子龍趕來李典急奔博望去火光中關公引軍攔路曹兵大亂奪路而走夏侯惇見糧草車一路都着便走小路夏侯惇韓浩來敗糧草遇張飛攔路殺死夏侯惇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

殺到天明方始收軍殺得屍橫遍地血滿河渠惇收敗軍回許昌史官詩曰

博望燒屯用火功 淪巾羽扇笑談中 濃雲撲面山川黑 劉備飛來宇宙紅

不致夏侯誇勇士 故交諸葛有威風 直須驚破曹公膽 初出茅廬第一功

關張二將說孔明真英傑行不數里見輛車兩邊糜竺糜芳簇擁而來祝之乃孔明二將下馬拜於車前玄德子龍關平劉封皆至收軍回新野孫乾簡雍引新野父老出廓迎接曰吾屬金生皆賴使君得督之力回至縣中孔明曰夏侯惇雖然敗去操必自引兵至玄德曰似此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勝操車

王綰說劉琮降曹

孔明對玄德曰新野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危借此一郡以為安身立精糧足可以拒曹備曰公言雖善備感景升之恩安忍割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備曰寧死不忍作此不義之事眾皆嗟嘆詩曰

天下紛紛逐鹿晨 織禽尚且欲投林 不辜不義非貪取 真有中原王者心

夏侯惇自綁見操下令解其縛請上所問知緣故惇將敗軍根由報知操曰汝自幼行兵怎不知狹路用火惇言于禁當說悔之不及操曰文則之才堪為大將軍吾心

只慮劉備孫權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百萬之兵不乘此時掃平江南傳令人馬五十萬詐呼百萬曹仁曹洪為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夏侯惇夏侯淵第三于禁李典第四許統大將為後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作折衝將引三千鉄騎馬在先鋒之前即日出師荀彧守許昌建安十三年七月出師有大中大夫孔融上書諫曰劉表劉備漢室宗親又不侵犯地界違背朝廷江東孫權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也若與無義之師折傷軍民有失天下之望操叱曰劉備乃吾大忠劉表必背反安得免之再諫者所融出嘆曰以不仁之心安得不敗時有御史劾慮從人聽知說與知慮慮常孔融侮慢心甚恨之直稟知操曰公試言之慮曰融常戲舞丞相丞相知之畧舉一二以証其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言天有酒旗之星人有頌酒之德故唐堯之不飲無以成聖德且樂紂皆曰好色而亡今世何不禁脂粉此融深譏丞相又常記丞相一日問妲妃之事以被武王斬之融對曰武王伐紂以妲妃賜周公丞相以融季情遂深信之後聞人有云妲妃被武王斬之此孔融看丞相為何人耶又曾與禰衡互相替揚融謂仲尼不死替衡謂顏回復生何者衡之辱丞相蓋融使之融與劉表劉備世厚嘗指書往來融又曾對孫權來使謗訕朝廷潛通消息此可

荆州王



叔米說劉琮

見孔融大不從之情操聞大怒曰御史之言是可與此賊斬之便差廷尉來捉孔融二子在家奕奕左右報曰尊君被廷尉捉赴法場二子不信言未畢廷尉又到將融妻子斬之滅其家將融父子屍首掛於市上滕習抱膝抱死哭曰文舉信我而死吾何用生有人報操曰欲斬之荀彧曰滕習常諫孔融公剛直太過必為後患不可殺之操放之滕習收融父子屍首厚葬之史官詩曰  
文華經幾代 詞語侮曹公 滕習恰刺直 收屍解送終  
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托孤玄德引關張到荆州見表表曰吾今命在旦夕托孤與賢弟我子不才我死之后賢弟可管荆州玄德哭拜曰備當盡力扶助賢姪安敢攝荆州之重任力辭不受次日人報曹兵到玄德辭表星夜奔回新野孔明問其故玄德言托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禍不遠矣玄德曰是昇待我甚厚今若舉此事必以我為忘恩故不忍

也却說劉表病危又聞操兵來平江夏商議為遺孺今玄德輔佐長子劉琦作荊州之主蔡夫人聽得大怒閉上內門使蔡瑁張允把住其時長子劉琦知父病重急離江夏到荊州探問父病至門外蔡瑁當住曰公子今管江夏何故擅離其任釋其眾將而來倘東吳兵至知之奈何你父知回必生嗔怒非孝敬也君宜速回劉琦大哭上馬再回江夏八月戊申日表大叫數聲而死史官詩曰

昔聞表氏居河朔

今日劉君怕漢楊

無決有謀空戰討

外實內狹遠賢良

紹曰譚尚須傾國

表為琦琮之喪邦

觀此可為千古戒

愧慚應是失荆襄

蔡夫人與張允蔡瑁商議假為遺孺今次子劉琦為荊州主舉哀報喪官知云此時劉琦年十四歲頗聰明與眾官曰吾父漢室宗親有荊州之地今公王辟世吾兄又在江夏有叔父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倘若兄與叔問罪如何眾官未有言對階下李珪答曰公子之言誠明至善可急發哀報知江夏就立大公子為荊州之主教玄德同理國事此可以拒操南可以敵孫權此万全之計蔡瑁向前曰汝何敢亂言以是故主之言李珪大罵蔡瑁曰皆是蔡家宗族送了荆襄九郡寧死不願亂法庶幾有令斬首立劉琦為主不報劉琦玄德將靈柩上車蔡氏宗族奔荊州之兵進發

蔡夫人并琮葬表于襄陽城東襄陽屯札以防劉琦玄德之亂劉琦守荊州琦到襄陽報說曹操大軍移表襄陽來劉琮請蒯越蔡瑁二人商議曹操得進言曰今故主新亡大公子在江下他若知時則吳兵來奪荊州此一利害如今主公自在襄陽又不報玄德知之今新野一江之隔他若知亦吳兵問罪此二利害曹操引百萬之眾潮湧而來欲吞江夏此三利害雖有三處利害選有一策可使荆襄九郡安如泰山亦足以保王公名爵劉琮問其策選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公必重待于主公琮曰此是何言孤受先君之業坐尚未暖何受制于他人吾不為也幕賓王綽曰某聞曹公乃仁傑有神妙敵之計今日之事去就可將將軍若所燦言應天順命以歸操上必重待將軍既保全家長享萬全之策蒙將軍父子重用敢不盡言琮曰公言須臾亦須畫告于母蔡氏屏風後轉言曰傅王二公之言與亡可見向必告我可差人送降書以投曹為久遠之計琮不得已渾淚馬降書差宋忠潛地送投曹公納降人送降書以投曹為久遠之計琮不得已渾淚馬降書差宋忠潛地送投曹公納降宋忠直到宛城見操獻降書操大喜加宋忠為列侯賜衣服鞍馬分付教劉琮出廓迎接便着他來為荊州之主宋忠拜辭回襄陽將次渡江路遇雲長盤問宋忠上隱瞞惧怕不敢只得告說劉表已死降曹之由使忠送降書到宛城降曹雲長慌祝宋

忠見玄德具說前事

諸葛亮火燒新野

玄德聞之哭曰吾兄已亡劉琮降曹感傷哭泣幾死衆將救醒張飛曰大事既如此先斬宋忠起兵奪襄陽殺劉琮占荊州玄德曰汝且休言自有商量接劉指宋忠曰你衆作事如此何不早來報我今斬汝頭以解其忿汝可速去忠告曰恐縣內有人殺之玄德曰放汝復殺非丈夫所為宋忠拜謝而去玄德要問忽報江夏一使尹籍到來玄德喚入籍昨與大公子同往江夏今聞劉表已故不報喪差人打探虛實伯使君不知今籍實表報知

近聞父薨于荊州繼母並蔡瑁張允同謀不報喪矯立弟劉琮為主伏望叔父盡起麾下精兵約會同滅惡黨共取先君基業以正國紀萬幸

玄德見書讀籍曰汝知劉琮為主不得九郡獻曹公籍發曰使君不如吊喪為名前赴襄陽誘琮出接就而擒下及拿諸黨殺之則荊州已屬使君孔明曰此是當先主公可從之玄德泣曰吾兄臨危托孤與我上若背之吾死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吾兄孔明曰主公不舉此事目今曹軍已至宛城到此不遠恣生奈何玄德曰走樊城時

之令尹籍回江夏整理孔明曰前番火燒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又教他中計我新野屯札不住差人四門帖告示居民老少跟我往樊城暫居不可自悟便差孫乾簡雍東西岸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又差糜竺糜芳送各官老少到樊城札住喚諸將听令差雲長帶一千人各將布袋丟白河流頭埋伏用布袋裝上磚石接住白河之水到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人馬嘶喊此是操敗兵急取去布袋放水滄之却順河殺下來接應孔明喚翼德引一千軍去白河邊渡口埋伏曹軍被滄此處水勢却慢人馬必從此處逃命你可乘勢殺來飛引兵去了喚趙雲引軍三千先取虜寨乾箭箭放在新野近城人家屋下暗藏硫黃硝磺引火之物來日黃昏必有火風起曹兵焚城中安歇汝軍三千先用火箭火砲放入城中火勢大作城外吶喊只留東門交走你在東門外伏定只顧攻擊他敗軍無心戀戰奔走此乃麻敷衆計必得全功孔明又喚糜竺糜芳劉封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縣三十里鵝尾坡前擺開青紅旗號混雜如曹兵一到糜芳一枝紅旗走左劉封一枝青旗走右他兵必不追分兵去縣西南北角上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進兵趕殺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主公時刻勿悟孔明並差德登高望之却見曹仁曹洪為先鋒引大軍十萬

孔明火



戰將許褚來到鵝尾坡相近三十里許褚先行望見坡前人馬擁開不知多少許褚把皂旗一招三千軍一齊向前糜竺劉封分兩隊不離隊伍不亂許褚令諸軍莫趕前面必有伏兵只就這裡札住我去見曹仁面復前事仁曰豈不聞兵法有虛實之論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追之許褚丹回坡前提兵直入林下追尋不見此時紅日墜西許褚却欲進新野縣只听得山上砍打大搖許褚看見山頂一簇人馬其中兩把黃傘蓋左玄德右孔明在山上飲酒許褚看見大怒尋路上山山狹而上將擋木打下不能前進只听得山後叫起許褚來尋斬殺天色昏了曹仁令入新野安歇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又不見一人曹仁曰此乃勢窮唬帶百姓連夜去了衆軍權且安歇來日進兵軍士皆餓都去造飯初更後強風忽起把門軍來報火起曹仁曰大是軍人造飯宜小心不可驚動西門又報火起曹仁急令衆人上馬特早

漢縣火起通紅喊声大起當異風火勢大就似博望燒屯之人曹仁交將士冒烟探知東門無埋伏史官詩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劉漢川 當有卧龍施妙策 神機全在火攻篇

曹仁衝出東門軍上處出自相踐踏死者無數背後道雲殺出曹軍大敗糜芳又殺一陣曹兵人困馬乏走到河邊人馬都下河吃水水不滿尺人馬皆在河間公望見新野火起約暮時分只聽得下流頭人馬喧鬧催軍一齊掣起布袋水勢下流一衝人馬皆溺死于河曹仁引衆將上岸外生喊声大振張飛兵攔路從下流頭殺截曹仁許褚與飛開三十合仁褚敗走張飛趕來接見玄德孔明同到上流頭糜芳劉封排船等候一齊渡河回轉樊城

劉玄德走江陵

曹仁引敗軍新野屯住等候曹洪回見操喜知殺敗根由操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往新野漫山寨野下寨操親督精兵百萬令軍分作八路取樊城劉曄諫曰丞相初到襄陽必用先服民心民心順兵微亦可守今劉備迁新野百姓入樊城一粟進兵兩縣生靈為齏粉矣不如先令招安劉備縱不降可以見安民心若劉備願降就

州不須戰美然後舉荆州之兵以直江南當允其言令徐庶舊與劉備甚厚說服扁  
降免罪如若執迷不順軍民受害無怨庶領命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計舊情庶  
曰操使來買民心之計其若不還必若萬人之笑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面王業  
盡此方寸今母已喪曹地無益于事終身不設一謀于曹非為人也公有卧龍輔佐  
何愁大業不成今操分兵八路公可速行切勿自慢庶拜許孔明與玄德曰速走樊  
城取襄陽暫歇此為上計玄德曰爭奈兩縣百姓相隨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  
告百姓頃相隨者同行不願者留下使雲長去江南準備船隻孫乾前雍在城中大  
叫曰曹兵將至樊城不可久守百姓原請渡江兩縣人民老幼齊聲大叫我等統死  
亦隨曹兵哭而行庶回見操曰劉備並無降意操怒差五萬兵去填河八路兵殺來  
新野樊城百姓所知扶老挈幼牽男帶女滾上渡江哭声不絕玄德船上哭曰為吾  
一人使百姓遭難吾何独生欲投江死左右勸上船到南岸回觀北岸百姓未渡者  
望南而哭玄德令雲長催船渡之玄德方換上馬轉到東門大叫曰貧姪劉琮吾欲  
救百姓與你並無異心可快開門人報劉琮七怕不出蔡瑁張允知劉備到乃上樓  
叱左右亂箭射下城外百姓望滴樓而哭城上魏延所知躍馬提刀引數百人士樓

劉玄德



走江陵

來殺蔡瑁張允劉使君乃仁德之人汝等降曹只求爵祿非  
義士所為吾今請使君入城除賊輪刀砍死守門將開門接  
劉使君領兵殺入安民除賊張飛引兵入城玄德止曰恐驚  
百姓城上放箭有損無益魏延正聞間又遇荆州大將文聘  
叱魏延曰汝是無名小將安敢亂言以犯上抵鎗與城中  
混戰玄德曰本欲保民及害民也吾不願襄陽孔明曰江陵  
乃荆州緊要之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勝如襄陽玄德曰王  
合吾意帶百姓入江陵而去魏延與文聘戰敗走出投玄  
德不見自去長沙投韓玄玄德與軍民十數萬大小車數千  
輛挑擔背包者不計其數于路傍遇劉表墳墓玄引眾拜伏  
于道痛哭告曰辱弟不才有失仁兄寄托之重望兄陰魂垂  
救荆襄之民謹借而退曹賊言其悲切三軍無不下淚後軍  
報曰曹兵到樊城使人江上收船將次渡江趕來可以速行  
孔明曰江陵險要可以拒守今領眾十餘萬人皆是百姓披

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以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兵至何以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  
為上玄德曰吾以仁義為大安忍會之百姓聞之無不傷感宋賢有詩曰

同難甘心隨百姓

顧恩揮淚動三軍 襄陽官道與兵日

行客猶愁憶使君

玄德同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將至可遣關公往江夏求救起兵聚會于江陵玄德  
從之修書交雲長去江夏求救孔明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老小其餘同百姓而行日  
行十餘里便歇操在樊城令劉琮相見蔡瑁張允請琮文聘同去聘曰為大將不能  
保全荆州當待死而已王威密告琮曰今操得主歸降而攻劉備操必無備於威奇  
兵乘虛設于險處擊之操可獲也獲操則威鎮天下坐而虎踞中原之廣此誰過之  
機不可失琮聞告蔡瑁上叱曰王威不知天命順逆之理妄斯主也威知怒曰賣國  
之徒吾恨不能以啖汝瑁欲斬之蒯越勸免瑁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操上問荆州  
錢糧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水軍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糧足一載操曰戰  
船多少原是有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船七十餘號元是某二人管領操加蔡瑁為平  
陽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曰劉表在日希望為荆  
州主不遂而死今子劉琮既降吾當奏天子封他王位二人大喜而歸荀攸曰主公

不識人耳蔡瑁張允乃誦佞之徒何故加此顯官更合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  
不知人耶李喜投此之衆不懼習水戰今權用之後當殺戮荀攸見說愕然却說  
蔡瑁張允回見劉琮具說曹操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賞印綬執兵  
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襄陽百姓具香燭迎接文武官員各拜於階下操喚蒯越  
近前曰加汝為零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傳王粲為閔內侯丞相掾以下十五  
人皆為列侯劉琮為青州刺史便令起行琮再拜辭不許只許拜謝與蔡氏往青  
州而去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送至江口而別操與子禁壅付曰汝可引  
五百輕騎趕上把劉琮全家殺了以絕後患于禁領命趕至數里傳丞相令將劉  
琮全家殺了止有故將王威奮勇與于禁相敵被亂軍殺之靜軒有詩曰

疎賢信佞款偷生

空敵荆襄九郡城

最牝懦兒駢首戮

誰知曹操不容情

却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去隆中殺孔明妻小樓尋不來原來孔明先已搬去三  
江內避隱操深恨之言秦昭既定劉備已去二十餘日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襄陽  
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搖動矣操即喚集諸將新舊皆至無不文聘操使

人尋之方纔來到操曰何來遲也聘對曰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志  
嘗願撥守漢川保全四境而計不遂已以至如此實為悲慚無顏早見耳操捨杰  
曰仲業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又文聘引兵指路選鉄甲精兵五千  
速急前去限一日夜要趕上劉備後大軍陸續便進如逆令者斬諸將得令帶軍  
馬同文聘星夜趕來

長坂坡趙雲救主

却說劉備與十數萬百姓一程一程上捱着望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斬  
後孔明曰雲長去了絕无音耗不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師親往催促劉琦劉琦  
昔日感公之教以獲全生你去事必諧矣孔明遂引劉封帶五千軍先往江夏求  
故去了當日玄德與簡雍糜竺糜芳在馬上正行之間忽見一陣狂風在馬前掃  
聚塵土冲天而起平塵紅日无光耳邊只聞笑聲玄德驚問曰此是何兆也簡雍  
頗明阴阳袖占一課失声曰大凶之兆也应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行玄德  
曰吾從新野相隨到此安忍棄之雍曰主公不棄禍事近矣玄德問前向是何處  
孔子曰面便是當陽縣這山谷名為景山玄德交只就此處屯扎秋末冬初涼風

透骨至黃昏后哭声遍野宿到四更時分只听得西北角上喊声大振玄德上馬  
引本部人馬乘黑來迎精騎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正在危急得張飛殺開一條血  
路救出玄德望東而走只見文聘引一千人馬殺到長坂坡下攔路玄德罵曰背  
主之賊非丈夫也文聘羞慙滿面領兵望北而走背石許褚趕來張飛當先保着  
玄德交放鉄騎迤邐望東而走只听得喊声漸遠回看老小簡雍糜竺糜芳趙雲等  
皆不知下落望西哭曰居民十數万遭此大难老小又不知下落存亡正哭之中  
忽糜芳面上帶跪馬前報曰反了常山趙子龙投曹去了玄德叱之曰子龙是吾  
故人安肯反也張飛曰他見我等勢穷自投曹操以取富貴此常理也玄德曰子  
龙必事故再說子龙反者斬之張飛曰弟親去尋他撞遇一鎗樹死即喚衆將跟  
隨只有二十騎同至長坂橋原來只是木橋乃回看橋東一帶樹木心生一計數  
這二十騎砍下楊柳拴於馬尾上只在林子背後往復馳驟飛自橫矛立馬在橋  
上凭兩而望却說趙雲四更軍來便去厮杀往在曹兵隊裡尋覓不見主公又失  
散二主母并小主阿十有向而目見主上乎不如挨死戰以報平日知遇大恩子  
龙正行之間見簡雍倒在草上子龙近前問曰曾見主母否答曰我與你一处趕

散二主母棄了車仗抱着小主而走我飛馬到山坡被一將背射一箭跌下馬來  
馬被奪去我圍圍不起趙雲從騎有借一疋雲扶着簡雍上馬先去報知主人我  
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如不見孩死在沙場矣簡雍去了雲又引軍前進追尋忽  
一軍大叫將軍曰我是劉使君帳下小卒被箭射倒在此雲問夫人消息軍答曰  
却纔夫人披頭跣足跟一夥百姓投南而走雲所說望南趕去見一夥百姓百餘  
人相結而走其夫人在衆中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札鎗泣曰使主母失所  
雲之罪也又問糜夫人并小主安在答曰糜氏抱着阿斗被軍衝散不知何在言  
未畢曹洪部淳于瓌挈住糜糜一御着正要去勦功被趙雲大喝刺於馬下奪馬  
二足請其夫人上馬前面殺條大路直送到長坂橋見張飛立馬橫矛於橋上大  
叫子龍你何反我大哥雲曰我因不見主母以此落后安敢反耶交糜子仲保看  
其夫人先行我去尋糜夫人并小主就來正行之間見曹操部將夏侯惇執劍引  
十騎躍來趙雲向前一鎗直刺下馬原來曹操有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  
天自佩青釭付夏侯惇佩之倚天振威青釭欲鉄如泥子龍刺夏侯惇于馬下就  
奪那口劍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一宝剑后軍馬軍步軍漫山遍野不

肯圍之百姓擄掠財物殺害老小趙雲殺入重圍尋糜夫人消息忽人指曰夫人抱  
小主腹中一鎗行不得只在破屋裡坐趙雲迎來尋糜夫曰妾見將軍此子有命望  
將軍可念他父親半生只有這點骨肉可扶持他見父面妾死無恨趙雲泣曰夫人  
受害乃雲之罪請夫人上馬趙雲步隨但遇敵軍必當死戰糜氏曰妾帶重傷死何  
惜哉望將軍速抱此子勿以妾為累雲曰曹兵又到請夫人上馬糜氏將阿斗與趙  
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妾不能去矣休得兩誤趙雲三番五次請夫人不肯  
上馬雲喝曰如此不聽吾言後軍殺來不便糜氏棄阿斗於地上遂投井而死後史  
官讚糜夫人詩曰

賢哉糜氏 內助劉君 言詞無失 進退有倫 心如金石 意似松筠

身雖居士 名衣沾塵 千載之上 德配湘君

趙雲見夫人投井恐曹兵盜屍推倒土牆掩之解開甲將阿斗藏于懷內曹洪部將  
曼明引軍圍定被雲刺於馬下張引軍來戰趙雲數合不能殺出使人跌下土坑  
忽然土坑紅光紫霧滾起其馬一躍而起詩曰

當陽救主顯英雄 殺退曹軍幾萬軍 馬踴紅光離土穴 子龍懷內是真龍

張印見了大慌而退背後張鎧馮延前有張南焦觸攔住趙雲力戰四將殺開重圍趙雲投青虹劍亂殺猶砍瓜切菜操在景山上望見雲勇不可當忙問左右此將是誰曹洪所知飛馬叫曰來將是誰趙雲應曰乃常山趙子龍操曰世之虎將吾得此人何愁天下不得速令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許放冷箭只要活捉回此子龍得脫乃玄德之洪福也殺出重圍砍倒三面旗號奪得三條懶則後殺曹名將五十餘人後史官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

當陽誰敢與爭鋒

古來衝陣扶危主

惟有常山趙子龍

詩言主人之福云

紅光卓躰困龍飛

征馬衝開長坂關

四十二年真命主

將軍應是顯神威

後又譚趙雲之能詩云

八面威風殺氣豪

擎王保駕頭功勞

非于後主多洪福

自是將軍武藝豪

趙雲殺出重圍血染袍鎧正行之間山坡下夏侯惇部將鍾繯鍾紳喝告趙雲下馬背後張遼許褚引兵趕來

張飛渭水斷橋

鍾繯飛奔來戰趙雲被雲刺死鍾繯鍾紳挺戟趕來又被子龍殺死望長坂橋而走背後文聘趕來子龍到橋邊人困馬乏叫曰翼德救我子龍在軍中殺了一日夜到此亦困張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斷子龍過長坂橋三十餘里見玄德奔在林下見子龍血污渾身玄德泣問曰子龍懷抱何物受此苦戰子龍下馬答曰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已埋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而出凡遇敵兵與戰百番奪得青虹劍砍死無數將皆托主公之福得脫公子尚在懷中解甲視之阿斗方纔睡醒子龍以手撫之玄德曰幸喜公子清吉玄德接過擲於地下曰子龍孺子險喪吾大將子龍謝曰雖肝膽塗地不能報主公也詩曰

曹操軍威飛虎臨

趙雲懷抱小龍眠

無尤撫慰忠厚意

故把親兒擲眼前

眾將救起公子玄德哭感糜氏於林下賜雲酒食文聘兵到長坂橋見飛飛橫矛立馬在橋上又見橋樹木後旌旗往來不敢近前等侯俄延曹仁李典夏侯惇黎進都至恐是諸葛之計不敢進兵使人飛報操知催兵趕來張飛高聲叫曰無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吾決一死戰戰聲如巨雷曹兵聞知尽退避操與左右曰曾聞關公舊言百萬軍中取大將頭如探囊取物聞之皆有退意飛見探報札住不動大叫曰戰

又不戰退又不退操身辺夏侯霸倒搥便回馬諸兵退走自相踐踏詩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 橫矛立馬眼環睜 一聲好似轟雷吼 独退曹公百萬兵

後又讚關公之言詩云

百萬軍中斬將还 探囊取物不為難 當初回听雲長語 致使曹兵盡膽寒  
張遼許褚曰料張飛一人何足惧哉請丞相進兵劉備可擒操疑未决飛見曹兵退  
不追撥兵斷橋案來見玄德玄德問其故飛言折橋一事玄德曰兄弟雖勇可惜美  
計飛問何為玄德曰曹操深通兵法汝折橋案探兵必至汝不折橋恐有埋伏心疑  
不追今若折之料我無軍怯而斷橋他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填而過何惧一橋  
不能過可從小路逃漢津乘山陵望沔陽而去曹操使軍探回報曰路已折橋操曰  
吾失計較他折橋心怯也差軍一萬連搭三橋即便進兵李典曰恐有詐謀操  
曰張飛一勇夫安有謀畧進兵來追

新刊攷訂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七終





